

## On Being Aware of Nature

### 认识自然

《第一场雨，遮阳篷》，潘涛阮的这件作品被放置在美术馆里不起眼的空间，幸得好友指示，“这件作品很好，要去看。”在展区里兜了几圈，才找到了它。

是独立的一个小展厅，沙发软绵绵地，很舒服，我们坐下来观看。一开始看到是三联影像的时候，有点紧张：三部影片，三部仪器，同时播放；三联绘画作品可以驻足，花时间慢慢浏览细节；影片却是不断向前。不久就放松下来，影像像河流一般包裹我们，我们可以随着水流前进，不用担心错过什么。

这种放松感很难得，更像来自艺术家潜意识的气息，而后它或许经过艺术形式上的学习与训练，完整地呈现出来。当观众可以在作品面前放松下来，艺术家才可以牵着他的手，进入意识以及记忆的深处。

你有没有听过博尔赫斯一段话：“时间是一条令人沉没的河流，而我就是河流。”潘涛阮的作品带着浓厚的河流气息，她成长在靠近湄公河的城市，目前也在胡志明市生活。湄公河全长四千多米，是跨国的水系，它从中国的唐古拉山发源，流经老挝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好几个国家，最后经过越南的胡志明市流入南海。美术馆里展出了艺术家的两件作品（《第一场雨，遮阳篷》；《成为冲积层》），都环绕着艺术家生命里这条河，展开。

当我在网络搜索，“时间是一条令人沉没的河流，而我就是河流，”的完整出处时，它恰好与潘涛阮作品中所用的意象，重逢起来。

在《探讨别集》里，博尔赫斯整段诗句是：

“时间是一条令人沉没的河流，而我就是河流；  
时间是一只使我粉身碎骨的虎，而我就是虎；  
时间是一团吞噬我的烈火，而我就是烈火。”（1）

影像中偶尔展现出艺术家过往的绘画沉淀；某些片段她会用上自己的画：水、老虎、烈火；这些意象用浅浅湿濛的水彩色调，传统故事的插图方式，绘出。看似温和，同样有激烈的存在，在向内的地方。

在《成为冲积层》这件作品中，艺术家运用自己的想象力，将阅读过的文本、调查所得的资料、来自民间的传说、所处的社会形态，以湄公河为主线，用影像的形式，生发出来。我记得一开头是男孩的眼睛，睫毛长长，清澈，在阳光下他盯着我们；随后两个男孩死去，转生，以不同的生命形态观察河沿岸的风景、故事或城市景观。看到中途，我会忘了开头；看到最后，我会忘记故事是怎么发生；但依然不紧张、不担心错过什么。看完后这段影片，我们离开，跟影片里的那滴晨露，从诞生的美丽，到消散的自然，一样。

这样的述说无疑是诗性的。不求甚解，而观众可通过自身记忆中的河流、日晒、炎热、果实与体感温度……去会出作品中的「意」。当观众可以在作品中，感受到艺术家真诚地想要跟他们建立联系的心愿时，“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。”——快乐吗？而现在正敲打下的这段述说，更多地是偏向另一件作品《第一场雨，遮阳篷》，它更为抒情。

越南的当代艺术并不丰富，潘涛阮在胡志明美术大学所接触的艺术教育偏向传统，主要关注绘画与雕塑，连抽象绘画也不允许。之后她的艺术求学辗转至新加坡、芝加哥。在美国，创作媒介及手段的多样性向她展开；在参与一些项目后，她在工作上获得很大的启发，之后创作实践便渐渐从绘画拓展至录像。

“我的影像创作极其凭借直觉，因为我没有接受过制作影像的训练，我通过看其他影像艺术家和独立电影人的作品来学习。技术的发展给了我某种自由。我对待电影和录像的方式类似画家对待画布，绘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我。同时我也对讲故事感兴趣，我总是想讲故事，但因为我知道语言有限度，所以往往选择了视觉的方式去达成。” (2)

潘涛阮具有强烈的意识去述说越南经历过的痛苦。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，曾遭受大饥荒；在存粮不足时，国民又如何反复地去面对生存的困境。以此，她酝酿出《无声的谷粒》。我也很喜欢潘涛阮2019年在上海外滩美术馆所展出的影像以外的作品，虽然并未到现场见过。听说展览现场有个在地的装置《被剥皮的黄麻杆》(No Jute Cloth for the Bones)，正是来自日本占领越南时的历史；“每次有人经过，黄麻杆便会乒乓作响，声音竟出奇地清脆，仿佛在提醒着过路的观众：莫要迷失在幻美的记忆里，因为残酷的现实紧随其后。” (3) 在她的绘画作品《罗得之旅》中，她用氤氲的水彩在一本法文旧书画了些初看上去很美好的画面，鸟儿、少年、乐队；细看才发现是其中的可怖：被霸凌当作跳绳的男孩；燕子的尸体；女孩的头颅被塞进木架……

今年，艺术家在英国的康沃尔郡，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举行个展；artsy将这场展览收录进《2022年必看的10场艺术家美术馆个展》；并在介绍文本里逗趣地描述“驻胡志明市的艺术家潘涛阮(Thao Nguyen Phan)最初接受的是油画训练，此后才扩展到她今天最知名的“闹鬼”视频作品。” (4) “闹鬼？”，看到这两个字，笑了出来。是的，她影像里偶尔是有种鬼森森的气息。但是，记忆就是幽灵出没的房子啊，而艺术家，恰好比常人，拥有更多的房子，它们来自个人、故事、传说、历史……唔，好多幽灵。

有句诗是：

快乐是长大后，有人从身后蒙住眼睛，仍坚持让我们猜一猜。(5)

后来总是记错成：

快乐是死后，有人从身后蒙住眼睛，仍坚持让我们猜一猜。

就像看到一个又一个过往的某些东西死掉；然后，幽灵般的他们，从背后潜进来，用手掌轻轻地盖住我的眼睛；无法看到现在，无法看到未来，只看到他们。

又快乐，又难过。

“我没有很想回到那些时光里头，只是看到它们已不复存在时，会有点心疼。像爷爷外公的硬朗；像那夏季的蝉鸣；像并肩工作的身影；像在喷水池旁快乐到忍不住脱下鞋子旋转的夜晚；像饱满、肉肉的笑脸；像你不小心踏进灌草丛时，我们笑，而你脸红起来的样子……”

闭上眼睛，向前走吧，靠着直觉——我想跟你们建立，跨越时空的联系。强烈到，快要死掉。

在写下这段话的过后几天，我在南方，遇到了潘涛阮的作品。我有时觉得，她并不是想为了过去与未来而出发，而是，只看到他们。

相关文献：

(1) 《探讨别集》，博尔赫斯著；王永年翻译；上海译文出版社

(2) 《Ocula对谈 | 潘涛阮：危险乐观主义》；钟山雨翻译；来自Ocula艺术之眼微信公众号

- (3) 《一段被噤声的历史》；NEOCHA平台；来自搜狐网站
- (4) 《2022年必看的10场艺术家美术馆个展》；Leah Gallant编辑；Artsy微信公众号
- (5) 台湾诗人，鲸向海的诗